

句式交替的界定、分类与表征*

杨 旭¹, 吕 佩²

(1.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 构式语法内部针对表层概括假说有不少异议, 来自心理学实验、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证据都支持句式交替的独立地位。文章界定了句式交替、句式位、句式体和同义句式等术语, 基于论元数目增减、性质升降和顺序调换3个参数归纳了交替类型。句式交替存在不对称性, 要区分历时的不对称与共时的不对称。相对派生式假设, 构式网络表征法能更方便地捕捉到句式交替的相关特征。

关键词: 句式交替; 同义句式; 构式语法; 构式网络; 论元

中图分类号: H3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4272 (2024) 02-0010-10

0. 引言

与“交替/替换”(alternation)相关的术语有“转换/变换”(transformation)、“派生”(derivation)、“论元交替”(argument alternation)、“配价交替”(valence alternation)、“多重论元实现”(multiple argument realization)、“易变”(diathesis)和“改述关系”(paraphrase relations)等。它们关心的语言现象大致相同, 但因出自不同理论背景, 研究的路径和侧重有所不同。本文从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视角出发, 采用“交替/替换”的说法: “交替”具有非派生的(non-derivational)双向性, 而“替换”则方便描述其中任一方向。

交替遍及形态到句法各个层级, 只要表达时有若干备选项, 都涉及交替。举例而言: “apple $\Leftrightarrow$ apples”属于形态交替; “clutching at straws $\Leftrightarrow$ grasping at straws”“他跑了 $\Leftrightarrow$ 他逃了”属于词汇交替; “treating injured people $\Leftrightarrow$ treating their injuries $\Leftrightarrow$ treating their injured limbs”属于语义类型交替; “Mary saw something wonderful $\Leftrightarrow$ Mary came upon a wonderful-sight”同时牵涉词汇、语义类型交替, 因为伴随谓语替换, 过程类别及其参与者都发生了替换, 从心理过程“感知者+动词+现象”替换成了物质过程“动作者+动词+目标”(Halliday 1994: 344); “He broke the window $\Leftrightarrow$ The window broke”属于句法或句式交替(Hanks 2013: 173), 这也是本文关注的议题。

收稿日期: 2021-05-30; **作者修订:** 2023-12-06; **本刊修订:** 2023-12-31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追踪项目“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类型学研究前沿追踪”(413000174);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的类型学研究”(23G027); 山西省语言文字一般性科研课题“构式语法理论视域下山西晋语特殊句式研究”(2023yb002)

作者信息: 1. 杨 旭, 特聘副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为构式语法, E-mail: yangxu1216@foxmail.com;
2. 吕 佩,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语法化、构式语法、晋语语法, E-mail: lvpei123123@163.com。

交替现象受到不同理论流派的关注, 如生成语法、词汇主义、构式语法和功能学派等 (Levin 1993: 196–215, 2015; 陈满华 2020)。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持“转换观”, 如 Harris (1957) 系统阐述了变换分析, 生成语法则详细讨论了变换的操作规则。国内朱德熙 (1986) 把变换分析发展成一种语法分析手段, 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或同形结构。如例 (1) 可以变换为两种句式, 表明具有歧义性; 例 (2) 和 (3) 虽然表面上同形, 但因两者的变换不同, 证明了内部结构的不同。

(1) (发现) 咬死了猎人的狗。→把猎人的狗咬死了。/→是那条狗咬死了猎人。

(2) 戏台上放着鲜花。→鲜花放在戏台上。/→* 戏台上正在放鲜花。

(3) 戏台上演着京戏。→* 京戏演在戏台上。/→戏台上正在演京戏。

但是变换分析法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变换后语义不再相同或相似。如例 (4) 在发生主动到被动的变换后, 例 (4a) 表示房间里的人都懂至少两门语言, 可能是不同的语言, 而例 (4b) 则必须是相同的语言。其次, 不是所有句子都能完成变换。比如, 生成语法认为 *There's X* 和 *X is there* 可以变换, 但是具体到个别词语, 有的可以变换, 如例 (5), 有的不可以, 如例 (6)。最后, 变换的方向存在随意性, 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4) a. Everyone in the room knows at least two languages.

b. At least two languages are known by everyone in the room.

(5) a. There is Linda.

b. Linda is there.

(6) a. There's the beep.

b. * The beep is there.

正是考虑到上述问题, Goldberg 基于“语法形式无同义”和“一种形式一种意义”的原则 (Bolinger 1968: 127, 1977: x), 全面摒弃了转换观, 提出了表层概括假说 (surface generalizations hypothesis): 即应该从表层论元结构进行句法、语义概括, 表层形式之间不存在句法或语义派生关系; 取消转换或变换在语法中的独立地位, 将其视为一种副产品或附带现象; 摒弃转换观并不意味着否定构式之间的关联, 而是采用了承继链接 (inheritance links) 的做法 (Goldberg 1995: 103–108, 2002, 2006: 25)。这被陈满华 (2020) 称之为“非转换观”, 本文拟对该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做介绍, 并基于国内外研究, 讨论句式交替的界定与分类, 最后涉及交替的不对称性及表征问题。本文主要关注汉语和英语, 兼及其他语言。

1. 非转换观的进一步发展

“句法非转换观对于认识语言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我们认识构式义、描写貌似相同的句子之间的细微差别、揭示句法与语用的融合关系等等, 都具有积极意义。”(陈满华 2020: 14) 而承继链接则“让我们认识到, 只要是无冲突的信息, 两个相关构式之间都可共享” (Goldberg 1995: 74–75), 且有利于显示构式库中“系统的形式和意义关联” (Goldberg 1995: 99)。但是 Goldberg 过于侧重于因语义、形式俱相似而引发的承继链接, 对于因语义相似而形式不同所引发的同义链接 (synonymy link), 并不承认其地位。这种忽视同义链接的做法遭受诸多批评 (陆俭明 2008;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62), 来自多方面的证据对此提出了异议。

1.1 来自心理学实验的证据

实验研究发现, 当一个动词出现在一个构式中时, 会引发它出现在另一个与之有交替

关系的构式中的期待,这被称为“基于交替的能产性”(alternation-based productivity)。这表明,当构式之间缺乏共同的形式特征时,单是语义相似也能促使说话者做出高层概括;换句话说,句式交替也是说话者语言知识的一部分(Perek 2012, 2015: 151、167)。交替发生的认知基础是“结构启动”(structural priming):构式之间因形式和(或)语义相似而引发联想关系,如果某个构式之前被使用过,那么说话者更有可能选择语义和(或)形式与之相似的构式。结构启动会受到频次、相似性和邻里密度(neighborhood density)或家族规模(family size)等认知因素的影响,与词汇启动有平行之处(Diesel 2019: 202-205)。

1.2 来自语言类型学的证据

论元交替现象跨语言存在,证明这种现象具有系统性(Levin 2015)。例如致使-自动交替(causative $\leftrightarrow$ inchoative/middle)或作格-非作格交替(ergative $\leftrightarrow$ non-ergative)(Haspelmath 1993; Nichols *et al.* 2004)、与格交替(dative alternation)或间接宾语交替(indirect object alternation)(Dryer 1986; Malchukov *et al.* 2010)、标准句与话题句或分离句的交替(canonical $\leftrightarrow$ topicalized, clefted or dislocated)(Lambrecht 1994: 182、201; 周士宏 2016: 156-157)等。这些交替类型在汉语中均有出现,也间接证明了交替的普遍性。当然由于类型学差异,不同语言采用的形态-句法手段并不相同;另外,也有一些交替的存在范围比较受限,如意动交替(conative alternation)。

1.3 来自历史语言学的证据

从历史上来看,言说动词与双宾构式、转移-致使-移动构式(transfer-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之间自中古英语早期以来一直十分密切,这是因为某些动词,尤其是言说动词在两者间已被交替使用了上千年,证明它们在历史上存在明显的同义链接(Sowka-Pietraszewska 2011;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72)。再比如在汉语中,很多身体行为动词可以在作格和非作格之间交替,如“眼睛瞎了 $\leftrightarrow$ 瞎了眼睛”,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有千年之久,“瞎”的作格用法最早出自隋唐五代,即例(7)中的“瞎左眼”,这种用法从明朝开始显著增多,宾语位置的词语也变得丰富起来,有“目”“眼”“眼目”“眼睛”等,如例(8)(杨旭 2020: 83)。

(7) 唯失白公鸡,不鸣已经七日,不知何处在,东西求觅,乃在笼中见之,瞎左眼而卧。(隋唐五代,《敦煌变文》)

(8) 你是跟那瞎一个眼少鼻子妇人的人,那妇人被金龙大王附在身上,你乘空拐了骡子逃在这里,你还强嘴?(元明,《醒世姻缘》)

正是考虑到上述证据,许多学者试图把交替纳入构式语法。这种做法在构式语法早期就有先例,如Lambrecht (1994: 6)把“表示同一命题的多种结构”称之为“句子变体”(allosentences)。之后Cappelle (2006)仿照“音位”(phoneme)提出了“句式位”(constructeme),即“形式不确定的高层句式”,往下实现为具有交替关系的多种“句式体”(allostructions)。国内对此也有回应,如施春宏(2016: 18)提出了“句式群”,表示“表达同一语义范畴或特定语义关系的相关句式集合”,句式之间具有“派生关系”;段天婷(2019)则提出了“构式场”,“在承继关系之外互相关联的构式会形成一个构式场,构式场中的构式是并列关系”,等等。

2. 交替的界定与分类

文献中关注最多的是论元结构交替 (Levin 1993, 2015; Cappelle 2006; Perek 2015), 我们也将以此为例进行讨论。Perek (2015: 173) 定义为“同一个动词的同一论元集合实现为不同的模式, 通常伴随着系统的意义变化”, 但是其中的“模式”有模糊之处, 因为有的交替模式只涉及论元数目的增减, 如“我吃饭了 $\Leftrightarrow$ 我吃了”; 有的只涉及论元性质的升降 (主宾格之间以及与旁格之间), 如“Kelly kicked the intruder $\Leftrightarrow$ Kelly kicked at the intruder”; 有的只涉及论元顺序的调换, 如“我看过这本书 $\Leftrightarrow$ 这本书我看过”。有鉴于此, 我们把“论元结构交替”定义为: 同一事态或命题有多种句式可供说话者选择 (“同义句式”), 因语义相似而发生聚合乃至概括 (“句式位”), 句式之间在信息结构、语篇衔接、语用功能等因素上有所不同 (“句式体”); 交替模式包括论元数目 (number) 增减、性质 (case) 升降和顺序 (order) 调换及其组合。下面把 3 种模式分别表示为参数 $[\pm N]$ 、 $[\pm C]$ 和 $[\pm O]$, 只涉及一个参数的是“单一型”, 涉及多个的是“组合型”。

2.1 单一型

2.1.1 $[\pm N]$ 、 $[-C]$ 、 $[-O]$

如例 (9) — (11) 所示, 它们都只涉及论元数目的增减, 传统被称为“省略” (ellipsis/omission) 或“附加” (pleonastic)。对于例 (10), Levin (1993: 33) 称之为“未定宾语交替” (unspecified object alternation), 因为零形宾语表示所指的特定-无定性 (specific indefinite)。Croft 称之为“反被动构式” (antipassive construction), 因为与被动构式相反, P 角色变得更不显著, 有些语言有反被动标记, 如来自齐鲁巴语 (Cilubà) 的例 (11) (Croft 2022: 266)。

(9) I beg your pardon. $\Leftrightarrow$ Beg your pardon.

(10) She ate the spaghetti. $\Leftrightarrow$ She ate.

(11) a. mù-sàlaayì ù-di ù-lu-a mu-lwishì
CL1-soldier CL1-be CL1-fight-FV CL1-enemy
the soldier who is fighting the enemy
b. mù-sàlaayì ù-di ù-lu-angan-a mu ci-alu
CL1-soldier CL1-be CL1-fight-ANTP-FV LOC. CL18 CL7-meeting_place
cì-à m-virà
CL1-CONN CL1-war
the soldier who is fighting (someone) on the battlefield

2.1.2 $[-N]$ 、 $[-C]$ 、 $[\pm O]$

如例 (12) — (15) 所示, 它们都只涉及论元顺序的调换, 以语序手段表示信息结构的变化。例 (12) 和 (13) 传统上被称作“标准句-话题句交替” (或“宾语前置”), 例 (14) 和 (15) 被称作“标准句-分离句交替”。话题句与左分离句的异同在于: 在述题内部都有一个与话题所指共指的论元或空位, 语义上可以是施事、当事、工具、受事、对象等; 但是前者的共指成分不出现 (即空位), 后者出现 (通常用代词来复指)。

(12) 我看过这本书。 $\Leftrightarrow$ 这本书我看过。

(13) I feel less good about the product. $\Leftrightarrow$ The product I feel less good about.

(14) 那个小伙子来自北京。 $\Leftrightarrow$ 那个小伙子, 他来自北京。

(15) The wizard lived in Africa. $\Leftrightarrow$ Now the wizard, he lived in Africa.

2.1.3 [-N]、[+C]、[-O]

如例(16) — (19)所示, 它们都只涉及论元性质的升降, 例(16)被称为“意动交替”, 动词kick添加at之后, 被踢者intruder从宾格降为旁格——这也是一种反被动构式; 例(17) — (19)传统被称为“旁格宾语”或“状语/补语提升”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施用(applicative)现象, 即某些非显著论元角色从旁格提升为宾格。有些语言有专门的施用标记, 如例(17)是来自亚古阿语(Yagua)的例子, 通过词缀-tá把处所格提升为宾格, 这种形态手段是施用现象最常见的手段; 汉语和英语没有专门的施用标记, 但可以通过介词删除和谓词替换换成同样效果, 分别见例(18)和例(19), 这在过去被称为“宾语-旁格交替”(object-oblique alternations)。

(16) Kelly kicked the intruder. $\Leftrightarrow$ Kelly kicked at the intruder.

(17) a. sa-duu rá-viimú b. sa-duu-tá-ra
3SG-blow INAN-into 3SG-blow-APPL-INAN: OBJ
He blows into it. He blows it.

(18) 小明睡在沙发上。 $\Leftrightarrow$ 小明睡沙发。

(19) Jack ran faster than the giant. $\Leftrightarrow$ Jack outran the giant.

2.2 组合格

从逻辑上来看存在4种类型, 包括[+N]、[+C]、[-O], [+N]、[-C]、[+O], [-N]、[+C]、[+O]和[+N]、[+C]、[+O]。但是, [+N]、[+C]、[-O]不存在; 另外, 也可能3种参数都不用, 而是用特殊的韵律手段。

2.2.1 [+N]、[-C]、[+O]

例(20) — (24)同时涉及论元数目的增减和顺序的调换, 经典案例是致使/作格交替——这是从不同角度给的命名, 前者指致使句和自动句的交替, 后者指作格句和非作格句的交替。再如识别交替, 例(23)后两句属于主位等价结构(thematic equative)或识别小句(identifying clause), 通过名词化手段把一个或一组成分处理为单一成分, 具有排他性的语义特征(Halliday 1994: 40)。有些语言在完成此类交替时会借助形态手段, 如例(24)中俄语借用了反身后缀-s' (反身后缀-sja的变体), 而相应的英语和汉语则只借助了语序。

(20) 小明开了门。 $\Leftrightarrow$ 门开了。

(21) The boat sailed. $\Leftrightarrow$ Mary sailed the boat.

(22) The lion chased the tourist. $\Leftrightarrow$ The tourist ran.

(23) The duke gave my aunt that teapot. $\Leftrightarrow$ What the duke gave to my aunt was that teapot.
 $\Leftrightarrow$ This teapot was what the duke gave to my aunt.

(24) a. Maria otkryla dver'. b. Dver' otrkyla-s'.
Maria. NOM open. PSTfs door. ACC door. NOM open. PSTfs-REFL
Maria opened the door. / 玛利亚开了门。 The door opened. / 门开了。

2.2.2 [-N]、[+C]、[+O]

这类同时涉及论元性质的升降和顺序的调换, 又分为3种情况: 第一种是主动-被动交替, 如例(25)和(26)中的受事“李四”和English从宾语提升为主语, 原来的主语则降级为旁格(通过“被”和by引进)。

(25) 张三打了李四。⇔李四被张三打了。

(26) 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 ⇔English is spoken by many people.

第二种是施用现象, 因为涉及旁格提升为宾语。例(27)是与格交替, 可能是文献中讨论最多的案例, Larry伴随着语序变化从旁格提升为间接宾语。例(28)和(29)属于处所交替(locative alternation), 英语和汉语的情况有所不同: 英语涉及填满和未填满的区别, 汉语涉及事件处所和实体处所的区别(詹卫东2004),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比语义的变化。

(27) He gave a book to Larry. ⇔He gave Larry a book.

(28) John loaded the hay on the truck. ⇔John loaded the truck with the hay.

(29) 小明在沙发上睡。⇔小明睡沙发。

第三种是传统所称的“倒置”或“主宾换位”, 即两个参与者的语序发生颠倒, 同时语义角色发生变化甚至反转。例(30)之所以可以倒置, 是因为动补结构的动词和补语均可做结构中心(任鹰2001); 例(31)之所以可以倒置, 是因为该构式含有“容纳”或“供用”义(陆俭明2016); 例(32)这种倒置在心理动词中十分常见, 即伴随着谓词交替在经事和刺激之间发生倒置(Halliday 1994: 114; Croft 2022: 226-227)。

(30) 人喝醉了酒。⇔酒喝醉了人。

(31) 四个人睡一个屋。⇔一个屋睡四个人。

(32) Mary liked the gift. ⇔The gift pleased Mary.

2.2.3 [+N]、[+C]、[+O]

例(33)和(34)同时涉及3种参数, 典型案例为主动-被动交替, 与例(25)和(26)不同的是省略了施事, 事实上这是更常见的主动-被动交替, 因为被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省去施事。另外, 这类交替与[+N]、[-C]、[+O]中的致使/作格交替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作格就是在被动的基础上产生的(Bybee 2015: 165-168)。

(33) 张三打了李四。⇔李四被打了。

(34) I keep the butter in the fridge. ⇔The butter is kept in the fridge.

2.2.4 [-O]、[-N]、[-F]

当3个参数均未变化时也可能发生交替, 即用重音变化表示信息结构变化。过去的交替往往把重心放在书面可见的形式上, 很少考虑韵律问题。方光焘(1986: 33)曾批评道: “两句句子所有的语词, 完全相同, 排列的次序, 也都一样, 却往往因了音调的不同, 就会有各不相同的含义。若要说明这两句句子的差别, 我们就非得研究音调不可, 这种音调的研究, 难道也可以用语序一词来概括的么?” 试看下面的例子:

(35) a. (What did the children do next?) The children went to SCHOOL.

b. (Who went to school?) The CHILDREN went to school.

c. (What happened?) The CHILDREN went to SCHOOL!

d. (John was very busy that morning.) After the children went to SCHOOL, he had to clean the house and go shopping for the party.

书面形式是同一的, 但重音所在不同 (以大写表示), 导致各句的信息结构不同: 在 (35a) 中, children 是话题, 属于话题-述题结构; (35b) 是“识别句”, 属于窄焦点; (35c) 中的语用功能是“报道事件”, 属于句子焦点——不管是 b 句还是 c 句, children 都是焦点或在焦点里边; 在 (35d) 中, children 所在小句是复句的一部分, 整个小句是一个“环境设置话题” (scene-setting topic), 所以其信息结构可能是上述 3 种的任意一种 (Lambrecht 1994: 121-126)。最后我们把上述所有交替类型总结到表 1 中。

表 1. 论元结构交替的类型

类型	参数	传统称呼
单一型	[+N]、[-C]、[-O]	省略/附加/未定宾语交替
	[-N]、[-C]、[+O]	标准句-话题句交替/宾语前置
		标准句-分离句交替
	[-N]、[+C]、[-O]	意动交替
		旁格宾语或状语/补语提升
组合型	[+N]、[-C]、[+O]	致使/作格交替
		识别交替
	[-N]、[+C]、[+O]	主动-被动交替 (施事未省略)
		与格交替
		处所交替
		倒置/主宾换位
	[+N]、[+C]、[+O]	主动-被动 (施事省略)
	[-O]、[-N]、[-F]	重音交替

3. 句式交替的不对称性与网络表征

3.1 句式交替的不对称性

形态交替的不对称性已得到普遍承认, 比如在对名词的数进行编码时, 一般单数名词是零标记, 复数名词会得到复数标记。句式交替与形态交替类似, 也存在不对称性, 比如在主动和被动之间, 主动句的使用频次更高, 使用环境更宽, 出现的动词类型更多, 而被动句则会得到显性标记 (如英语中的 be 和 by) (Diessel 2019: 223)。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判断句式的标记性高低时, 要区分历时或发生学的不对称性和共时或使用的不对称性, 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前者的做法是“语法隐喻”。Halliday (1994) 区分了一致式 (congruent) 和隐喻式 (metaphorical), 前者是经验识解的典型方式, 所谓典型, 可能是最初使用母语时的说话方式, 可能是最常用的表达方式, 也可能是非特殊环境的表达方式。只要是说话人能够识别的典型措辞类型, 都有可能是一致式。比如:

(36) a. Mary saw something wonderful.

b. Mary come upon a wonderful sight.

c. A wonderful sight met Mary's eyes.

它们都是关于同一命题的可接受表达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认为是同义句式。但是它们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不同句式提供了不同的侧面:例(36a)属于关系过程,可以表征为“感知者+动词+现象”;例(36b)属于物质过程,可以表征为“动作者+动词+目标”;例(36c)也属于物质过程,但Mary在这里成了眼睛的所有者。这3种表达方式,(36a)是一致式,(36b)、(36c)是在(36a)的基础上经语法隐喻产生的。但是Halliday在讲到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关系时说:“不是说一致式的体现方式更好,用得更多,甚至是一种常规,在很多情况下,反而隐喻式是常规。”(Halliday 1994: 343)“在一致式和非一致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每种语言的主要历史都是一部去隐喻化的历史。”(Halliday 1994: 348)这便暗示了共时或使用不对称性的存在。

共时的不对称性也被称作“能产性不对称”(productivity asymmetry),在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看来是由语言使用造成的。Perek (2015: Chapter7)通过实验表明,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当说话者最初在双宾构式中接触到一个新造动词时,更有可能推广到与格构式;反过来的概率则变小。Perek利用语料库数据进行了验证,发现几乎所有出现在双宾构式中的动词都可以出现在与格构式中,但反过来就没有这种趋势,正是这种使用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交替能产性的不对称性。再比如例(35a)是无标记表达,因为一般来说主语是无标记话题,话题-述题结构是无标记信息结构。这种标记性的对立也和语言使用有关,因为相对识别开放命题中的论元、单纯的报道事件以及为语篇引入一个实体来说,说话者就某一给定的语言实体(话题)进行信息传达(述题)的情形更为常见(Lambrecht 1994: 132)。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可以根据使用频次来判断标记性高低,一般频次高的句式通常也是无显性标记、语用最中性的句式。

3.2 句式交替的网络表征

许多构式语法理论都认同一切语言单位皆是构式,即Goldberg (2006: 18)所说“构式一路到底”,也认同构式之间形成构式网络或构式库(constructicon)(Yang & LaPolla 2023)。Goldberg (1995)的承继链接已经体现了构式网络观,后来更是基于人类大脑的神经或联结网络,把“构式”定义为“基于相同形式、功能和语境维度涌现出的损耗记忆丛集”,“构式之间形成构式库,是抽象、有序、分布和部分重叠的表征丛集网络”(Goldberg 2019: 7)。但是很多构式理论只承认层级、分类或纵向关系(hierarchical/taxonomic/vertical),忽略了聚合、水平或横向关系(paradigmatic/horizontal/lateral)。这种做法有3个问题:

1) 逻辑不自洽。构式语法主张词汇与句法之间的连续性,但是如果只承认词汇的横向关系,即形态学中的词形变化,那么就构成了逻辑上的不自洽(尽管有的构式语法学者主张词项与构式之分,如Diessel <2019>)。

2) 固守形式-意义一一对应。该假设的立论基础是组合性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但是歧义现象和会话含义的大量存在让组合性原则失效,反而证明了形式-意义一对多的有效性(Schmid 2020: 27; Crysmann & Sailer 2021: 6-7)。

3) 不符合语言事实。如前所述,已有很多证据支持构式之间横向关系的存在;至于形式-意义的对应问题,Crysmann & Sailer (2021)列举了跨语言中大量的形式-意义一对多

现象。

如果把横向关系纳入构式语法, 那么该如何表征呢? 施春宏 (2008, 2018: 29) 提出了派生式假设, 它不像生成语法设置深层、底层之别, 即便借用移位、添加、删除等术语, 也只是为了表征说话者心理存储的、有关交替的不对称性知识。但是如果构式网络并非隐喻, 那么可以直接进行几何或网络表征, 这也是一种更为经济的做法。在构式网络中, 规约化的形式-意义配对占据一个节点 (node), 构式之间因形式和 (或) 语义相似而链接 (link) 在一起, 形成局部构式网络或家族, 既包括因形式、语义俱相似而形成的基于构式的纵向概括; 也包括仅因语义相似而形成的基于交替的横向概括, 交替的各种属性都能在网络中得到表征 (Van de Velde 2014; Diessel 2019; Goldberg 2019; Schmid 2020; Hoffman 2022)。

4. 结语

赋予句式交替以独立地位的前提是赋予构式以独立地位, 当把构式和词项视为连续统时, 我们便找到了其平行之处: 1) 构式和词项一样, 都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 2) 构式和词项一样, 都可以因形式和 (或) 意义相似而构成网络; 3) 构式和词项一样, 既涉及组合关联也涉及聚合关联。认识到这 3 点, 我们就明白了句式交替的本质, 它是语言系统具有聚合关联的体现。在这方面, 构式语法可以向系统功能语法汲取营养, 因为后者正是一个给予聚合关联以优先性的理论, 它不把语言看作一系列的结构 (其实就是“构式”), 而是看作各种系统的一个网络, 或者是制造意义的、分为不同组别但又相互关联的选项 (Halliday 1994: 15)。总之, 重视句式交替可以给构式语法以有益补充, 我们不仅要重视构式之间的纵向关联, 也要重视构式之间的横向关联。

* 本项研究从 Randy J. LaPolla (罗仁地教授) 组织的信结构读书会 and 构式语法读书会 (<https://space.bilibili.com/1286572344/channel/seriesdetail?sid=258231>) 中受益良多。另, 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陈满华. 变换、转换语法与构式语法的非转换观 [J]. 外语教学, 2020, (5): 11-15.
- [2] 段天婷. 基于用法的非双宾动词的双宾构式准入机制的构式场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 [3] 方光焘.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 [4] 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8, (1): 142-151.
- [5] 陆俭明. 句类、句型、句模、句式、表达格式与构式——兼说“构式-语块”分析法 [J]. 汉语学习, 2016, (1): 3-11.
- [6] 任鹰. 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分析 [J]. 中国语文, 2001, (4): 320-328.
- [7] 施春宏. 句式研究中的派生分析及相关问题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8, (2): 5-25.
- [8] 施春宏.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 [J]. 当代修辞学, 2016, (2): 12-29.
- [9] 施春宏.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0] 杨旭. 非典型身体行为动词及其句式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
- [11] 詹卫东. 论元结构与句式变换 [J]. 中国语文, 2004, (3): 19-31.
- [12] 周士宏. 汉语句子的信息结构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13] 朱德熙. 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 [J]. 中国语文, 1986, (2): 81-87.
- [14] Bolinger, D. Entailment and the meaning of structures [J]. *Glossa*, 1968, 2 (2): 119-127.
- [15] Bolinger, D. *Meaning and Form* [M]. London: Longman, 1977.
- [16] Bybee, J. *Language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7] Cappelle, B. Particle placement and the case for “allostructions” [J]. *Constructions*, 2006, 1 (7): 1-28.
- [18] Croft, W.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19] Crysmann, B. & M. Sailer. Introduction [C] // B. Crysmann & M. Sailer. *One-to-many Relations in Morph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2021: 1-22.
- [20] Diessel, H. *The Grammar Network: How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Shaped by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1] Dryer, M. S. On primary objects, secondary objects and antitativity [J]. *Language*, 1986, 62 (4): 808-845.
- [22]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3] Goldberg, A. E. Surface generalizations: An alternative to alterna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 (4): 327-356.
- [24]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5] Goldberg, A. E.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6]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London: Arnold, 1994.
- [27] Hanks, P. *Lexical Analysis: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 [28] Harris, Z. Co-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J]. *Language*, 1957, 33 (3): 390-457.
- [29] Haspelmath, M. More on the typology of inchoative/causative verb alternations [C] // B. Comrie & M. Polinsk. *Causatives and Transi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87-120.
- [30] Hoffmann, T. *Construction Gramma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31] Lambrecht, K.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2] 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33] Levin, B.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argument altern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15, 1 (1): 63-83.
- [34] Malchukov, A., M. Haspelmath & B. Comri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A typological overview [C] // A. Malchukov, M. Haspelmath & B. Comrie. *Studies in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0: 1-64.
- [35] Nichols, J., D. A. Peterson & J. Barnes. Transitivity and detransitivizing languages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04, 8 (2): 149-211.

(下转第110页)